

古文辭類纂

冊十一

雜記類一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二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轉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億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離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

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蝨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蓂莢。公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斃遺。此邦是床。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晚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泚泚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

知制誥韓愈記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

王勃作遊閣序

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也。

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

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卻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
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
成愈請名之其邱曰埃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
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

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

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
作帥荆南。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
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
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
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
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
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
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
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
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
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
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
名均。姓裴氏。薑瑞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
趙宗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當卽鄭餘。
慶新書不載其爲沅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通
校理。序云。爲卽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通卽餘慶子。

更名嶺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
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冗。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噬，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

邦之鄂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簋笠筐筥鍤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藁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方侍郎云周人以後

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韓退之題李生壁

○○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

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陴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

古文讀本

論語五十六卷下

論語五十六卷下

論語五十六卷下

論語五十六卷下

論語五十六卷下

論語五十六卷下

論語五十六卷下

論語五十六卷下